

東原集

冊三

東
東
東

三
三
三

戴東原集卷第十一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序劍

送右庶子畢君赴鞏秦階道序

送巡撫畢公歸西安序

沈學子文集序

董愚亭詩序

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族支譜序

山陰義莊序

代程虹宇爲程氏祀議

汪氏捐立學田碑

鳳儀書院碑

沂川王君祠碑

寧鄉縣修城臺樓堞記

鄭學齋記

序劍

方君友璜以檢書看劍圖示余且曰非偉其事也志也願得一言以明之余持之孰視遂稱曰君子於書懼其不博也既博矣懼其不審也既博且審矣懼其不聞道也七十子之徒親得聖人以爲依歸能聞道者不多數焉君雖檢於書若不及能必道之聞乎曰未能余又稱曰夫劍上制重九鐔長三尺中制重七鐔長二尺有半尺下制重五鐔長二尺夫人而帶之夫人而利用之以形貌節之度今君於劍之用豈能之乎曰未能二者皆未能而圖奚以之書以志乎道奚志於劍也余聞劍之說其握莖莖者固固者信其後鐔鐔者文文者讓其前首首者止止者禮其中脊脊者鯁鯁者廉其廂臘臘者平平者法其刃鐔鐔者

斷斷者義其末銚銚者銳銳者勇其內之也襲之以夫禱而深諸匱中似乎智之藏其出之也以備君子之德威而不尙其猛似乎仁之發乃信乃讓乃禮乃廉乃法乃義乃勇乃智乃仁是故劍有九德焉是故古之君子恆佩劍焉余聞君子之於物也右之左之維其儀之左之右之維其有之

案北史長孫紹遠傳言左之右之君子宜

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此文句與北史正同但北史誤倒失韵耳

與

苟君之未能者劍之用而能者劍之德孰謂

道遠終必至之是故易之言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劍其書也書其劍也非其劍若書也其人也故好之不倦語未畢方君肅然起謝曰謹志此於是序劍以贈

送右庶子畢君赴鞏秦階道序

丁亥

隴西舊所稱雍之右臂限戡中外者乾隆三十有二年冬以右庶子畢君鎮撫其地君裕于文章學問語及治經尤勤勤綖綖器量豁如也命下之日人或謂邊垂遠境民之父兄子弟積聞習知不遇耕戰之事而君官既榮貴又嘗爲傳臚第一人才名傾動一時往踐斯任度未能快於懷君從容語其友曰地無

僻民產焉者無秀頑一成之性近徵之宋已來學者之稱閩洛直追躡鄒魯夫洛固地中若其嶠外海隅七閩百粵之區旋革而名儒輩出豈非後之獨軼前代者歟踰隴而西古成紀蓋在乎是子長作天官書言中國山川維首在隴蜀以余稽太皞氏生於成紀而都陳倉實始作易象爲書契羣經之首矣閩粵之賢唐建中興元閒已有如歐陽詹生其人盛推於韓退之氏徒因泣彼土者雅以文辭接其長材秀民遂未幾翕然嚮化而隴右地唐宋時史官所記錄猶一再陷入吐蕃是以曩昔之論一以隴之新舊兩關爲秦雍要害之中一以洮湟河湟爲控扼羌戎重鎮我皇上旣悉平西域繇延已往萬里未極岷階距帝京路纔四千視之誠不啻尺咫則宣敷朝廷文教茲適其時乎君慨然見於言者如此於是素器重君者益以信通經致用之學非無驗也震得亦與聞之樂次而書之以爲君成政之符且以慶隴右士民將蒙澤而不化焉

送巡撫畢公歸西安序

丙申

今巡撫陝西畢公前以右庶子出守鞏秦階道慨然不以隴右僻遠欲大施教

澤震既推公之意而序之於今且十年而公官至大府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秋入 覲赴熱河 行在 天子嘉其勲績 賜予有加以榮異之還至京師京師之大人先生願見不得徧三宿遄歸西安時震抱疾未能出戶而公步入隘巷顧震於陋室中坐久之將行乃曰昔雖踐監司之任然知人之責未若今之專且大也故得導宣 聖天子德教俾長材秀民咸喻於道以待國家登用數歲已來所懼者人之賢否不易知凡官吏若而人知之抑豈無要乎震對曰公今外爲大府自茲已往至內爲宰相誠兢兢惟知人是務不愧古大臣矣知人之難由堯舜至於今莫敢易言之然愚民不知學問不解德行行事問其官長邪正真僞如以鑑寫形如水靜之明燭須眉進而官之卑者其上官之邪正真僞兼及情好之偏知之亦然進而官益尊其視上官也無遁形也曲達其隱也然而上之視下能不惑者鮮矣豈在下則明在上則惑哉無知人之責不賢者不必自飾於其前不賢者之嫉賢黨不賢亦不必巧進毀譽於其前有知人之責而工詐欺之人至矣潛妒誣之人至矣又況情好或偏彼探闚

得之入焉疏不及覺方自信明於知人天下受其不知人之弊古今通患也若
皋陶謨之九德文王官人之六徵孔子三朝記之論觀器視才與夫傳志子史
備言人之變態則公究之也固有素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言乎
存諸心而已耳公誠兢兢惟知人是務不愧古大臣矣夫天以億兆之民哀樂
安危授之君君以民之哀樂安危倚任大臣國之本莫重於民利民病民之本
莫重於吏有一念及其民則民受一念之福察吏者惻隱之實之至於民者也
謹書之以先士民之頌

沈學子文集序

彊梧赤奮若之歲余始得交於華亭沈沃田先生既而同處一室者更裘葛方
炎夏金石流草木焦而先生持經籍一卷往復校覈無券容然則天地有寒暑
惟用心一者不知之莊生有言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指或殊而爲抱一則同故
先生之學於漢經師授受欲絕未絕之傳其知之也獨深因是瞻涉旁午舉凡
先秦已降精深博大怪奇偉麗之文靡不好之而神與俱凝復與俱釋而亦時

時自發爲文章其醇之經肆之子史百家揜其光而彌著淡其味而彌永此余曩所見於先生之學之爲詩古文詞若是今隔別六載聞素重先生所爲文暨學於先生者爲裒聚成集先生乃馳書二千里屬余撰序夫先生之可傳豈特在是哉以今之去古旣遠聖人之道在六經也當其時不過據夫共聞習知以闡幽而表微然其名義制度自千百世下遙溯之至於莫之能通是以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離詞則舍小學故訓無所藉辨言則舍其立言之體無從而相接以心先生於古人小學故訓與其所以立言用相告語者研究靡遺治經之士得聆一話言可以通古可以與幾於道而斯集都其文凡若干篇繩尺法度力追古人然特先生之出其餘焉耳此外著述藏藁尙多余企其畢合而傳之以爲志古君子大快也

董愚亭詩序代

荀卿氏之言學也曰爲其人以處之韓退之氏之言文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是故學問文章咸以人取重張揖注上林賦揜羣雅則曰詩小雅之材七十

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揖據二雅篇數之存者而篇謂之人豈非以誦其詩篇可想見其爲人歟介休董愚亭舊有半壁山房詩集傳於世旣而賡以二刻並爲數三晉詩材者稱首蓋公自少以孝聞其後出交當世士詩文之名日益著然訪其居里雖兒童田夫悉能道公孝行也嘗再爲州守以母憂歸不復起方在江南宿州時值歲饑甫上陳卽開倉賑給卒得請於是小民獲免於死亡轉徙各輸一錢建亭睢水上用志弗忘呼一文亭余之曩識先生如是辛卯冬承乏來此見先生皓髮蒼顏望之儼如儒者也讀書之外無他嗜好而先生出其己卯已後詩得若干篇屬余撰序先生肆力於古人也久故爲詩愈就平淡而其味愈永斂其光華以歸醇樸而發諸情性諧於律呂者備體而底於化其中家居懷舊之作十居四三又以知先生情篤交友也讀斯刻者固以其人重其詩抑於詩中如接其人孔冲遠所云哀樂之感冥於自然使人求諸詩理之先循斯言也庶幾善讀先生之詩也夫

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

庚辰

沃田先生周甲子六十之明年夏以戴笠圖示休寧戴震先生在維揚使幕也
久震之得識先生也於今四年蓋四三見其見也漏下不數商而復離離則時
時縣於想似豈形遇疏者神遇故益親邪抑非也先生於六經小學之書條貫
精覈目接手披丹黃爛然而恂恂乎與叔重康成冲遠諸人輩行而踵躡也蓋
先生卓然儒者昔退之與崔敦詩書言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
所又有合於天而乖於人之說斯固近矣余以謂未盡夫儒者於平生之遇率
目爲適然獨孜孜不怠以學自怡竟老而不倦不知者或又言其不得於今欲
借文學道藝立功名於後世何見之歸於淺也凡以事業顯當世及文學道藝
垂示千古曲士莫測其原曰某如是某如是吾慕而力爲之將有所至在儒者
誠亦勤思撫志若不忘當世與千古者是故既覩其外復探得其內曰某如是
某如是是信然也語之以進乎是者莫之或解久矣沃田先生出其餘足以信
今而傳後震旣見先生但樂於相親而已有移我神而與我以各樂其天者歟
余嘗謂學之患二曰私曰蔽世之欣於祿位從乎鄙心生者不必挂語若所謂

事業顯當世及文學道藝垂千古慕而企之從乎私己之心生者也儒者之學將以解蔽而已矣解蔽斯能盡我生盡我生斯欲盡夫義命之不可已欲盡夫義命之不可已而不吾慊志也吾之行己要爲引而極之當世與千古而無所增窮居一室而無所損然則退之之稱合於天云者猶私之也然則沃田先生之使吾樂於相親者別有所以合也儻異時不速而游遇先生於清澗怪石之畔臺笠軒然安步几几其又何以樂之爰書以爲戴笠圖題詠序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前九年震自京師南還始覲先生於揚之都轉鹽運使司署內先生執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吳江沈冠雲嘗語余休寧有戴某者相與識之也久冠雲蓋實見子所著書震方心訝少時未定之見不知何緣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覲益欣幸獲覲先生明年則又聞先生歿於家今徒拜觀先生遺像曰授經圖者蓋先生之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墜未墜蘊蘊積久之業而以授吳之賢俊後學俾斯事逸而復興震自愧學無所就於前儒大師不能得所專主是

以莫之能闕測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經微言後人以岐趨而失之也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此誠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凭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爲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彼岐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爲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震入都過吳復交於先生令子秉高與二三門弟子若江君琴濤余君仲林皆篤信所授不失師法先生之學有述者是先生雖已云逝而謦欬仍留震方慨然於徒接先生畫像而吳之賢俊後學彬彬有漢世鄭重其師承之意可不謂幸歟

族支譜序

吾族譜系百有餘年未修矣支分派衍不可使散而失稽也戴之先子姓至春秋時宋有戴武宣穆莊之族謹按宗法國君之子所謂大夫不敢祖諸侯者故有宗道以合族屬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而亦莫之宗者謂世子既嗣國爲君無母弟以爲大宗則立長庶一人爲小宗以統羣公子是爲有小宗而無大宗若有母弟立爲大宗則羣公子皆屬之不得又立長庶爲小宗是爲有大宗而無小宗若世子爲君之外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則此一人爲無宗而亦莫之宗據此考之戴公之子武公武公之子宣公此世子嗣國爲君者也宋之有戴族則戴公之羣公子從宗而合族屬焉武族宣族則武公宣公之羣公子各從宗而合族屬焉莊穆已下亦然此與春秋傳之云孫以王父字爲氏者義殊當時以先公之謚別族後世概稱之曰氏曰姓戴氏之稱緣於戴族顏師古注史游急就篇云戴公生公子文遂稱戴氏是也前代治譜牒者不知有公子文而承武公宣公下及書傳所有公卿名人悉牽

引聯采且於武公注云官至司徒則不解宋以武公廢司徒之語矣於宣公注云始以王父諡爲姓則不解字族之辨錫姓之義矣蓋譜牒所記載公已下護公已上不審信也護公南唐天祐中爲兵馬使本居歙之篁墩因戍守婺留居婺鳳亭里護公子曰壽公爲中書舍人壽公子曰安公官銀青光祿大夫諡忠恭卽今隆阜所追之一世遷隆阜自顏公之子睿公睿公凡十四傳至外公是爲三門支系所起又十四傳至弁而謹述是譜繫次斷自護公始信則傳信也公子文至護公中閒代系遙隔不從舊譜序列不敢濫承也本支詳生卒年月及塋圖譜爲本支述也夫惟上不蒙冒濫承下不散而失稽然後治親之法明人人得以遠知所本近知所戚也歟

山陰義莊序

代

義莊之設起自先大夫禮部公先大夫由進士歷官外內任澹泊自持及浩又中乾隆壬戌進士先大夫語於家曰吾家世惟以詩書遺孫子以敬長矜孤取舍好讓之教遺孫子豈必遺以財賄哉凡吾之貲產都之不盈萬若盡以置田

法有宋范文正公規畫用贍宗族之孤嫠廢窮者可無至失所浩敬聽而識之不敢忘焉呼昔夫子稱澹臺子羽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王介甫氏之祭范潁州曰憫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先大夫用心惓惓亦若此蓋非直心儀古人實遠追宗祖一視子孫之心爲心記有之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三復斯言後儒未申厥指夫至戚莫父子昆弟若也推而爲從父昆弟爲從祖昆弟爲族昆弟服旣窮戚旣單爲親同姓雖有至仁不能不漸卽而輕者君子之於仁有太過則悖也古者宗法行俾一族愛而親敬而長由是老窮不遺桀黠者不敢爲非人人各宗其宗而天下治雖無服親盡猶必引而從其重者以爲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君子知義之成其仁有不及亦悖也吾族世居山陰之夏履橋東去郡治八十里許憑湖山閒相傳禹迹所到故受名自夏未之能證實也先大夫久閱仕宦雖若以官爲家然生平繫念祖居必返葬山陰蓋猶是周官經族墳墓之義左右吾邨爲湖者二皆九折引津渠注大湖瀕兩湖曰南莊山曰麻

車山始祖而下壠塢多在焉距湖一里許峻山曰越王綽取徑綽折如羸旋乃躋其巔坦類平岡而在西曰走馬岡屹岡西望則錢塘在一覽中吾邨地非岨僻且澗泊交通纏絡虛圃可耕可漁可課以詩書然而或持手失業厄窮瘡僂往往不免浩承祖宗餘慶加以時聆先大夫之誨得仕 盛朝兢兢惟懼盡職未能入官已來曾不逮親存徒累俸餘并先大夫所留置義田畝凡幾百有奇痛祿養闕然庶幾於昔時先大夫耳提面命猶不失墜定立規條所資給外輔以義學使鄉之童叟窮瘵悉霑 聖世濡澤永永無極是則先大夫數十年著於懷者於今始克見端緒也歟

代程虹宇爲程氏祀議

程氏世居休寧之由谿草市其先世曰千一公千二公千三公者兄弟三人一二皆無子千三公生二子曰正五公正六公迺以正六公繼千二公後今由谿草市二支皆正六公之裔春秋享祀奉千二公正六公已下其千三公本支正五公又無後故亦祀千三公而正五公不在祀典議曰夫禮必以情起旣起也